

觀林詩話

二老堂詩話

艇齋詩話附校譌續校補校

竹坡詩話



觀 林 詩 話

吳 聿 撰

編主五雲王

編初成集書叢

種三他其及話詩林觀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

朱

發行人

王雲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

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欽定四庫全書提要

觀林詩話一卷。宋吳聿撰。聿字子書。自署楚東人。楚東地廣。莫能知其里邑。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此書。亦云不知何人。案書中稱衣冠中有微時爲小吏者。作三角亭詩。有夜欠一簷雨。春無四面花之語。獻其所事。異之。使學。果後登第。今爲郎矣。云云。案曾三異同話錄載此事。稱爲余子清之祖仁廓。則子書蓋南宋初人。故所稱引上至蘇軾。黃庭堅。賀鑄。下至汪藻。王宣。而止也。其中如辨陸厥中山王孺子妾歌。誤用安陵君一條。李善文選註已先有此論。聿抒爲新得。蓋偶未及檢。又引撫言趙牧學李長吉歌詩一條。撫言無此文。蓋記杜牧語。又誤增學李長吉歌詩一句。亦爲疏舛。卷末錄謝朓事三條。不加論斷。殊無所取。核其詞意。似乎欲解王安石。歐陽修倡和詩中。吏部文章二百年句。而其文未畢。或傳寫有所佚脫。又誤分一則爲三則。歟。聿之詩學。出於元祐。於當時佚事。尤所究心。如謂黃庭堅論黃獨爲土芋。而云或以爲黃精者。乃指蘇軾詩人空腹待黃精。生事只看長柄械句。而不欲顯名。又陳師道所稱。但解閉門留我住。主人不問是誰家句。乃蘇軾藏春兩絕句之一。託云古語。又蘇軾不向如臯閒射雉。人間何以得卿卿句。世譏軾誤以如臯爲地名。聿謂親見其手寫會獵詩。不向乃作向不。又軾嘗名賈耘老之妾曰雙荷葉。世不曉所謂。聿謂其事載泉南老人集。取雙髻並前之義。其名出於溫庭筠詞。澠水燕談稱張舜民題蘇軾老人行役詩。乃蘇轍作。王闢之誤記。軾

梅花詩用返魂字。乃用韓偓金縷祕記中語。說者誤引蘇德哥及聚窟洲返魂香事。皆查慎行補註蘇詩所未及。又如黃庭堅與惠洪詩。實用陳平傳解衣羸而刺船句相譌。洪作冷齋夜話。乃以欲加冠巾自解。與庭堅自稱從王安石得古詩句法。及安石詞揉藍一水縈花草句。乃追用所見江上人家壁間絕句諸事。亦他書所未言。至於引郭義恭廣志。證陸龜蒙詩蕙炷字。引尉遲樞南楚新聞。證僧詩瓊根字。引隋書禮志。證古詩長跪問故夫句。引許慎說文。證衣亦可名不借。不獨草屨。引南史邱仲宇傳。證唐詩半夜鐘。引宋書。證吳融誤用虞嘯父事。引世說新語庾亮事。證著屐登樓。引元結自序。證歐陽修黃庭堅誤讀答簪字。引潘岳西征賦。證晁錯之錯可讀七各切。引江淹雜擬詩。證東觀奏記誤稱沈約。引顧愔新羅圖記。證松五粒非五鬣。引歌錄。證殷芸小說誤解蜻蛚。引西京雜記。駁賀鑄詞誤用玉硯生冰。以及駁蘇軾誤以白居易除夜詩爲寒食詩。以長桑君爲倉公。以左傳小人之食爲小人之羹諸條。皆足以資考證。在宋人詩話之中。亦可謂之佳本矣。

觀林詩話

宋吳聿撰

金山錢熙祚錫之校

漢武柏梁臺羣臣皆聯七言。或述其職。或謙敍不能。至左馮翊曰。三輔盜賊天下尤。右扶風曰。盜阻南山。爲民災。京兆尹曰。外家公主不可治。則又有規警之風。及宋孝武華林都亭。梁元帝清言殿。皆效此體。雖無規儆之風。亦無佞諛之辭。獨敍叨冒愧慙而已。近世應制。爭獻諛辭。褒日月而諛天地。唯恐不至。古者賡載相戒之風。於是埽地矣。

謝靈運有蘋萃泛沈深。菰蒲冒清淺。上句雙聲疊韻。下句疊韻雙聲。後人如杜少陵卑枝低結子。接葉暗巢鶯。杜荀鶴胡盧杓酌春濃酒。舴艋舟流夜漲灘。溫庭筠廢砌醫薜荔。枯湖無菰蒲。老嫗寶蕖草。愚夫輸逋租。皆出于疊韻。不若靈運之工也。

陸龜蒙鄴宮詞云。魏武平生不好香。楓膠蕙炷潔宮房。可知遺令非前事。卻有餘薰在繡囊。或疑蕙不可焚。然事見廣志云。蕙草綠葉紫花。魏武帝以爲香。焚之。

華亭船子和尙詩。少見于世。呂益柔刻三十九首於風涇寺。云得其父遺編中。一詩云。歐冶銛鋒價最高。海中收得用吹毛。龍鳳繞鬼神號。不見全牛可下刀。涪翁屢用其語。

語言拘忌。莫如近世淺俗之甚。王仲宣贈蔡子篤詩云。我友云徂。今人以爲語之大病矣。余嘗誦飯牛歌。長夜漫漫何時旦。謂人曰。此豈亦寧戚識語耶。

嘗見尉遲樞南楚新聞云。薛昭緯避巢賊亂。遇舊識銀工邀食。有一櫟羶根數十紮之語。乃知王中令所遇食蒸豚僧詩。所謂若把羶根來比並。羶根只合喫藤條。亦自有來處耶。

李義山云。小亭閒眠微酒銷。山榴海柏枝相交。韓致堯云。深院下簾人晝寢。紅薔薇架對芭蕉。皆微辭也。庾信鴛鴦賦云。昔有一雙鳳。飛來入魏宮。今成兩株樹。若個是韓馮。蓋符中切。半山蝶詩云。豈能投死爲韓馮。乃皮冰切。

鮑當有清風集。行于世。時號鮑清風。嘗以孤雁詩。上一鉅公亟稱之。故又號鮑孤雁。又有貧女吟云。貧女臨水粧。徘徊波不定。豈敢怨春風。自無臺上鏡。深有古意。幸不遇賞音。便有所遇。又將爲鮑貧女耶。陳平傳言。解衣羸而佐刺船。涪翁與洪覺範詩云。脫卻衲衣着蓑笠。來佐涪翁刺釣船。似惱之太酷。而覺範自以爲。我欲收斂加冠巾之意。所謂欲蓋而彰也。

錢昭度詩云。伯禹無端教鮮食。水中魚盡不知休。陳無已云。誰初教鮮食。竭澤未能休。便覺語勝。東坡和辛字韻。至搗殘椒桂有餘辛。用意愈工。出人意外。然陳無已十里塵沈不受辛。亦自然也。

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云。安陵泣前魚。本龍陽君事。誤以爲安陵君。

涪翁論黃獨爲土芋。而云或以爲黃精。非也。蓋謂東坡云。詩人空腹待黃精。生事只看長柄械。不欲顯名之耳。

東坡幾思壓茅柴。禁網日夜急。蓋世號市沽爲茅柴。以其易着易過。周美成詩云。冬曦如村釀。奇溫止須

史行行正須此。戀戀忽已無。非慣飲茅柴。不能爲此語也。

華亭並海有金山。潮至則在海中。潮退乃可游山。有寒穴泉。甘冽與惠山相埒。穴在山麓。泉鍾其間。適與海平。而半山和華亭令唐詢十咏寒穴泉詩。乃云。高穴與雲平。蓋未嘗至其處也。毛澤民作泉銘。敘半山詩云。泉當因此詩以名世。然余以爲因半山詩以增重于世。則此泉之幸。若後世好事者。欲憑此詩以考寒穴所在。則失之遠矣。非泉之不幸歟。

涪翁讀中興碑詩云。凍雨爲灑。前朝碑。楚詞云。使凍雨兮灑途。故張平子賦。凍雨沛其灑途。舊注云。凍雨暴雨也。巴郡暴雨爲凍雨。

譚賓錄載唐率府兵曹參軍馮光震入集賢院校文選。注蹲鴟云。今之芋子。卽着毛蘿蔔。又溫庭筠乾脰子所載不同。云蕭嵩以文選是先代舊書。欲注蹲鴟云。今芋子乃着毛蘿蔔。未知孰是。

沈遼王逸楚詞注云。北方半夜之氣。唐劉商白角樽歌云。或謂輕冰盛沆瀣。注云海氣也。

婪尾酒出佛圖澄傳。婪尾者。最後飲酒也。東坡除夜詩云。不辭最後飲屠蘇。是以樂天詩以婪作藍云。三盃藍尾酒。一碟膠牙餚。皆更歲之事。而東坡詩有藍尾。忽驚新火後。遨頭及要浣花前之語。自注云。樂

天寒食詩云。三杯藍尾酒。當是誤記。

梅聖俞詩。莫打鴨打鴨。驚鴛鴦之語。譏宣守笞官奴也。陳無已戲楊理曹詩云。從來相戒莫打鴨。可打鴛鴦。最後孫又與宣守詩云。肯爲文俗事。打鴨起鴛鴦。皆用此也。然起鴛鴦三字。亦有來處。杜牧之云。織

蓬眠舴艋驚夢起鴛鴦。

酉陽雜俎稱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。旋自改曰。此吳均語耳。恐不足用。今本作葛稚川集。劉子駿文。每疑古樂府有長跪問故夫之語。一日讀隋志。至册后之禮。皇后先拜後起。皇帝後拜先起。乃知古婦人亦伏拜也。

陳無已跋舊詞云。晁無咎云。眉山宮詞。蓋不更此境也。余謂不然。宋玉初不識巫山神女。而能賦之。豈待更而後知也。予他文未能及人。獨于詞自謂不減秦七黃九。而爲鄉掾三年。去而復還。又三年矣。而鄉妓無欲余之詞者。獨杜氏子勤懇不已。且云。所得詩詞滿篋。家多蓄紙筆墨。有暇則學書。使不如言。其志亦可喜也。乃寫以遺之。○此下原本另起。據原文移正。古語所謂但解閉門留我住。主人不問是誰家者。此語東坡題藏春兩絕之一。全篇云。莫尋羣玉峯頭路。休看玄都觀裏花。但解閉門留我住。主人莫問是誰家。蓋無已託爲古語耳。

曾逢遼老於仕宦。所至以嚴憚稱。近有客舉一聯云。他日諸侯不敢客。如今到處欲爲家。曰此逢遼詩也。二十五年來仕於州縣者。鮮有能詩。乃知此老風力外。別有深處。

杜牧之云。杜若芳州翠。嚴光釣瀨喧。此以杜與嚴爲人姓相對也。又有當時物議。朱雲小後代。聲名白日懸。此乃以朱雲對白日。皆爲假對。雖以人姓名偶物。不爲偏枯。反爲工也。如涪翁世上豈無千里馬。人中難得九方皋。尤爲工緻。

嘗見東坡手寫會獵詩云。向不如皋閑射雉。人間何以得卿卿。世所傳本。乃作不向如皋。遂以爲東坡誤用如皋爲地名。特未嘗見寫本耳。

半山云。不知太乙游何處。定把青藜獨照公。乃上元夜戲劉貢父詩。貢父時在館中。適與王嘉所載劉向

上元夜天祿閣遇太乙降事相契。

○事見拾遺記原
本嘉謫家今正

故有此句。然此事前人引用已多。特半山用得着

題耳。

前輩作桃花菊詩雖多。而未見拔俗者。楊元素云。清香舊已親陶令。紅豔新能惑阮郎。張敏叔云。但令陶令長爲主。莫遣靈芸錯認伊。然世復盛傳一聯云。陶令歸來驚色變。劉郎去後笑開遲。亦未爲勝。但陶令歸來。劉郎去後。乃切對也。

唐人夏日詩。有炎風生白羽。畏日隔青油。想見歛煩之景。不在林樾之下也。

孟郊集有四嬋娟篇。謂花竹人月也。誤見顧況集。

程文若在官喜抄書。嘗云。古人以是爲風流罪過。予以李義山舉白奕棊兼把釣。不離至教事。顛狂之語。

作對云。舉白顛狂。不離至教。抄書罪過。

○抄書當是
殺青之譌

要是風流。

東坡詩有云。絕勝倉公飲上池。誤以長桑君爲倉公。

王武子多四言詩。間有五字句。余最愛抱甕拙勝。

○此下當
有脫文

揚州僧坊有谷林堂。乃東坡命名。必至其所。然後知其名之當。棗據詩云。下窺幽谷底。窈窕一何深。魚動

起重淵。鳥驚奮高林。谷林之名。蓋出此耳。

楊元素勸酒詩云。何必口辭山簡醉。但教心似屈原醒。此語殊可味也。

秦太虛用樂天木藤謠。吾獨一身。賴爾爲二。作六言云。身與杖藜爲二。影將明月爲三。真奇對也。

樂天云。眉月晚生神女浦。臉波春傍窈娘堤。涪翁用此意作漁父詞云。新婦磯邊眉黛愁。女兒浦口眼波

秋。然新婦磯女兒浦。顧況六言已作對矣。

杜荀鶴詩句鄙惡。世所傳唐風集。首篇風煖鳥聲碎。日高花影重者。余甚疑不類荀鶴語。他日觀唐人小說。見此詩乃周朴所作。而歐陽文忠公亦云耳。蓋借此引編。已行於世矣。

九原檀弓一作九京。涪翁兩用之。云九京喚起杜陵翁。又云百不試埋九京。

東坡名賈耘老之妾爲雙荷葉。初不曉所謂。他日傳趙德麟家所收泉南老人雜記此事云。兩髻並前如

雙荷葉。故以名之。如荷葉髻。見溫飛卿詞。裙拖安石榴。髻鞦偏荷葉。

五大夫秦爵名也。封松爲五大夫。非特爲五株松也。近有題范文正所植鄱陽驛中六松云。青青六大夫。

此殊可笑。

都下舊無紅梅。一貴人家。始移植盛開。召士大夫燕賞。皆有詩。號紅梅集。傳于世。以半山北人初未識。渾作杏花看爲冠。後東坡見云。何待北人太薄。

半山云。窻明兩不借。楊淨一簾絳。揚雄方言。紗作曰履。麻作曰不借。崔豹古今注。草履曰不借。許慎說文。

云。縷或作綦帛蒼艾色。詩縞衣縷巾。未嫁女所服。一曰不借。常所服御。而人皆易有者。皆可謂之不借。不獨屨也。然半山所指乃草屨耳。

半山詩有用蔡澤事云。安排壽考無三甲。又用退之語對云。收拾文章有六丁。東坡詩有用屈原事云。豈意日斜庚子後。又用鄭康成夢對云。忽驚歲在己辰年。皆天設對也。

秦太虛與花光老求墨梅書云。僕方此憂患。無以自娛。願師爲我作兩枝見寄。令我得展玩。洗去煩惱。幸甚。涪翁和吳字韻梅詩云。夢蝶真人貌黃槁。籬落逢花曾絕倒。雅聞花光能畫梅。更乞一枝洗煩惱。謂此也。

太虛又云。僕有梅花一詩。東坡爲和王荊公嘗書之于扇。有見荊公扇上所書者。乃月落參橫畫角哀。暗香消盡令人老。兩句。涪翁又愛其四句云。清淚斑斑知有恨。恨春相從苦不早。甘心結子待君來。洗雨梳風爲誰好。曰玉臺詩中。氣格高者。乃能及此耳。

涪翁云。江南野中有一種小白花。木高數尺。春開極香。野人號爲鄭花。王荊公嘗求此花栽。欲作詩。而陋其名。予請名曰山礬。野人採鄭花葉以染黃。不借礬而成色。故曰山礬。海岸孤絕處。補陀落伽山。譯者謂小白山。余疑卽此花是也。不然何以觀音老人端坐而不去也。此題花光補題二絕句。跋翁作水仙花詩。有山礬是弟梅花是兄。亦謂此也。

太虛梅詩末云。安得健步遠移歸。亂插繁花向晴昊。乃用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兩句。

豫章諸洪作詩。有外家法律。然不多見於世。舊傳龜父游烏遮塔。示師川詩云。華鯨喚起曲肱夢。行徑幽尋小雨乾。風吹龍沙江流斷。日不烏塔松陰寒。冰雪照人徐孺子。手提玉塵對西山。安得鴻崖入瓊藥。令我蜚出六合間。○此下原本另提行。今按當合爲一條。玉父寄兄詩云。六年作別書頻至。一月相從袂又分。船宿綠波浦邊雨。客行烏泥岡上雲。陳留風俗尙可道。襄陽耆舊空復論。鴻飛冲天雁翅短。付與燕雀聊同羣。涪翁跋半山書云。今世唯王荊公字得古人法。自楊虛白以來一人而已。楊虛白自云。浮世百年今過半。校他蘧瑗十年遲者。荊公此二帖近之。往時李西臺喜學書。題楊少師題大字院壁後云。枯杉倒檜霜天老。松煙麝煤陰雨寒。我亦生來有書癖。一回入寺一回看。西臺真能賞音者。今金陵定林寺壁。荊公書數百字。未見賞音者。

澠水燕譚記張芸叟奉使遼東。宿幽州館中。有題子瞻老人行于壁者。開范陽書肆。亦刻子瞻詩數十首。謂之大蘇小集。芸叟題其後云。誰傳佳句到幽都。逢着羣兒問大蘇。莫把文章動蠻貊。恐妨談笑臥江湖。此乃子由與坡詩佳句。二字本云家集。坡亦有和篇。所謂欲問君王乞鑑湖是也。

東坡云。醉眠炫紅綠。此乃看朱成碧顏。始紅換骨句耳。鹽官倪清素。寶東坡墨蹟數軸。如護眼目。縣官數以勢力劫之。卒不可得。取試經行中語。自勝其所居。薄命佳人之館。

衣冠中有微時爲小吏者。作三角亭詩。有夜欠一簷雨。春無四面花之語。獻其所事。異之。使學。後果登第。

今爲郎矣。

東坡愛玉女洞中水。旣致兩瓶。恐後復取。而爲使者見。給因破竹爲契。使寺僧藏其一。以爲往來之信。戲謂爲調水符。作詩云。欺謾久成俗。關市有契繻。誰知南山下。取水亦置符。古人辨淄澠。皎若鶴與鳬。吾今旣謝此。但視符有無。常恐汲水人。智出符之餘。多防竟無及。棄置爲長吁。此當與擇勝亭俱傳。於好事者爲推論也。

南史邱仲孚喜讀書。常以中宵鐘鳴爲限。乃知半夜鐘聲。不獨見唐人詩句。

董慶夫云。石懋敏若。頃在都下。除夜作詩云。索米長安久倦游。寂無盃盎洗牢愁。歲除借問除何事。除盡朱顏與黑頭。人以爲有昔人減盡風情之識。明年果卒。懋有橘林集。行于世。可讀者。皆汪彥章詩也。暢當詩有云。酒渴愛江清。餘酣漱晚汀。軟沙欹坐穩。冷石醉眠醒。四句皆說醉。不覺煩也。

吳融云。嘯父知機先憶製。季鷹無事已思鱸。按虞嘯父爲宋武帝侍中。帝從容問曰。卿在門下。初不聞有獻替。嘯父家富春近海。謂帝望其貢獻。對曰。天時尙煖。鰲魚鰕鮓。未可致。尋當有所上獻。帝撫掌大笑。謂爲知機可乎。將子華別有所據乎。

唐人有訪呂逸人不遇詩云。到門不解題凡鳥。愛竹何須問主人。余甚愛其用事。然觀其意。乃大不重其人耳。

昔人有言。詩有三百四病。馬有三百八病。詩病多於馬病。信哉。高子勉能詩。涪翁與之詩云。更能識詩家

病方是我眼中人。此亦苦口也。

王立之云。潘邠老望漢陽詩云。兩屐上層樓。一目略千里。說者云。着屐豈可登樓。余以爲不然。殷浩王胡之徒。秋夜登武昌南樓。聞亟道中。屐聲甚夥。定是庾公。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。非着屐登樓耶。亟道今所謂胡梯是也。

唐教坊記云。平人女以容色選入內者。○原本女。今據教坊記正。如教習琵琶三絃。篳篥。箏。箏。者。今據原本三。謂之擗彈家。杜少陵詩。有絃管罷擗彈之句。管非擗彈之物。或改爲絃管罷吹彈。或改爲絃索罷擗彈。然皆非本語。

一僧問王茂公云。凡花皆經歲復開。東坡何爲獨于梅花言返魂香耶。茂公云。以梅花清絕能醒人。非餘花可比故耳。遂引蘇德哥及聚窟洲返魂香事爲證。僧來從余借二書驗之。皆與梅花了不相關。遂憾茂公之欺。余爲言其事。見韓偓金鑾密記。出內廷詩。有玉爲通體尋常見。香號返魂容易回之語。其題云。嶺南梅花一歲再發。故作此詩。題于花下。東坡云。返魂香入嶺頭梅。僧遂釋然。

劉向列女傳。以爲式微之詩。二人所作。一在中露。一在泥中。衛之二邑也。或者以爲聯句始此。有題金陵永慶招提壁云。余從師川問句法。師川舉近詩云。人言春事已。我言未遽央。試向後湖去。菰葉如許長。

半山酷愛唐樂府。雨打梨花深閉門之句。

山谷云。余從半山老人得古詩句法。云春風取花去。酬我以清陰。

半山嘗于江上人家壁間。見一絕云。一江春水碧揉藍。船趁歸潮未上帆。渡口酒家賒不得。問人何處典春衫。深味其首句。爲躊躇久之而去。已而作小詞。有平漲小橋千嶂抱。揉藍一水縈花草之句。蓋追用其語。

李光祿元亮兄弟數人。皆雋才。元亮作弔項羽賦。追古作者。世稱其詩。有可憐三萬六千日。長作東西南北人之句。特中鼎之一櫟耳。

陸龜蒙有蓬傘詩云。吾江善編蓬。圓者柄爲傘。所至以自隨。清陰覆一壩。自吾爲此計。蓑笠□□短。何須詣亭陰。風雨皆足緩。此三家村擇勝亭耳。

元次山自序云。帶笭箬而畫船。注郎丁桑荒切。今韻中不收。歐文忠公與涪翁。皆于清字韻壓。

溫庭筠記狐書兩篇。其一詞曰。正色鴻靈。神司化伐。穹施后承。光負懸設。嘔論吐萌。垠倪斲截。迷陽郛曲。

霽

音乙林

霽

音

噎。雀毀龜冰。韃馳御窟。拿尾羣狐。袂袂啗啗。溜

音

用祕功。以嶺以穴。抱薪伐櫟。莽野

萬苗順律。則祥拂倫。唯尊壯虛無有。頤咽葢屑。肇素未來。武尋輪轍。其二詞曰。五行七曜。成此閭餘。上帝降靈。歲且溘涂。蛇蛻其皮。君亦神據。九九六六。束身天除。何以充喉。吐納太虛。何以蔽保。霞珪雲襖。哀爾浮生。擲此荒墟。吾復浩氣。還形之初。在帝左右。道濟忽諸。題云。應天狐超異科策八道。後文繁雜不載。事見乾闥子。東坡喜錄鬼語。便是人道不到處。信哉。

半山醢醢金沙詩云。我無丹白看如夢。人有朱鉛見卽愁。孫思邈云。苟丹白存于心中。卽神靈如不降。其用事精切如此。

東坡在湖州甲寅年與楊元素。張子野。陳令舉。由苕霅泛舟至吳興。東坡家尙出琵琶。并沈冲宅犀玉。共三面胡琴。又州妓一姓周一姓邵。呼爲二南。子野賦六客辭。後子野。令舉。孝叔化去。唯東坡與元素。公擇在爾。元素因作詩寄坡云。仙舟游漾雪溪風。三奏琵琶一艦紅。門望喜傳新政異。夢魂猶憶舊權同。二南籍裏知誰在。六客堂中已半空。細問人間爲宰相。爭如願住水晶宮。天池問盧杞。願住水晶宮。願爲人間宰相。杞對曰。願作人間宰相。遂不得仙。今吳興有水晶宮之號。故云。

楊元素疏論半山云。臣竊見唐賢多以所爲之文。見其人生平行事。如薈蔡之不謬。姓李紳作閔農詩。當時文士稱其有宰相器。韓愈稱歐陽詹亦曰。讀其書。知其慈孝最隆也。近世丁謂詩。有天門深九重。終當掉臂入王禹偁讀之曰。入公門猶鞠躬如也。天門豈可掉臂入乎。此人必不忠。後果如其言。臣聞王安石文章之名久矣。嘗聞其詩曰。今人未可非商軼。商軼能令政必行。今睹其行事。已頗類矣。願陛下詳其言而防其至。

半山晚年所至處書窓屏間云。當時諸葛成何事。只合終身作臥龍。蓋痛悔之詞。此乃唐薛能詩句。○此條原

本誤連上條今移正。

沈休文鍾山應西陽王教一首五章。第四章用兩足字韻。上云。多值息心侶。結架山之足。下云。所願從之。